



跃进剧选

鳳凰台上憶天蕩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編

編輯說明

为了及时介绍全国工农作者和专业作者大跃进以来创作的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歌剧、话剧等各种形式的剧本，我们编辑了《跃进剧选》。

《跃进剧选》按地区或题材分集编辑，每集约五六万字，以其中一个剧名作为书名，读者可单独选购，也可作为全集购买。

《跃进剧选》主要依靠各省、市、县文化局推荐，不分前后次序，随时编选，陆续出版，以保证尽快供应全国职业、业余剧团上演。

感谢各省、市、县文化局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并热情地欢迎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

1958年11月

目 录

鳳凰飛上摩天嶺.....	1
專家下乡.....	53
缺水嶺.....	79
城隍搬家.....	117
紅領巾大戰孫悟空.....	135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號)

北京精善刊出版業許可證字第00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統一書號：10069·188 版數320,000 冊本787×1062耗 1/32 印刷1/16

1958年10月北京第4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0,000册

定價 70.00元

工236.61

58/12

西

6

凤凰飞上摩天岭

张甦編

提 要

某農業生產社隊長真寶和組長彩鳳(人稱鳳凰)勞動和學習都很先進，互敬互愛。不想彩鳳在計劃和真寶結婚的前夕，社里決定要興修摩天嶺水庫。真寶带头响应了這個号召，決心推延婚期；彩鳳却一時想不通，以為真寶故意作難，變了心，心裏十分痛苦。經過了許多曲折的思想鬥爭和羣眾對她的耐心幫助及組織上的教育，終于使彩鳳認清了自己的落後思想，和真寶重新和好，并積極地參加修建水庫。

時 間：1958年春天。

地 點：某地近山農村。

人 物：彩 凤——女，21歲。農業生產社生產組長。

真 宝——男，23歲。農業生產社生產隊長。

鐵匠爺——男，50多歲。黨支部書記。

淑 英——女，18歲。青年積極分子。

滿 妞——男，20歲。農業社社員。

小 芹——女，12歲。彩鳳妹。

十二能——女，30歲。社員。從前是商販。

小三姐——女，20歲。

鐵柱嫂——女，25歲。

挖水庫的人們：說快板者，老头，小孩，姑娘們，小夥子們，媳婦們。

第一場

彩鳳抱一包花布，在村外崎嶇不平的小路上跑上。

彩 凤 （唱）粉紅花布顏色鮮，
它比那桃花紅又艳，

买到七尺三寸三，
三步两步回家轉，
亲手縫，亲手剪。
縫个合身的花布衫。
結婚的日子就要到，
东西都要准备全。
准备全，多体面，
俺的他見了定喜欢。（檢起一塊石子，趕走
樹上的鳥兒，高兴地唱）

彩凤今年二十一，
真宝刚刚二十三。
他在俺队当队长，
聪明能干正当年。
想起他不由我心中高兴，
恨不得早到那一天。（見远处有人來了，高
兴得跳起來）

哟！（唱）

想誰就是誰來到，
原来是真宝在前邊。（故意躲在樹後。）

真宝急上。

真 宝 （唱）二队下書來挑戰，
群众勁头热火朝天。
队里要开应戰會，
不見彩凤為哪般。

听说她到城里去，

为何不见转回还。

(唱)

彩凤 (偷偷出，和真宝开玩笑) 喂，哈哈哈！

真宝 哎呀！彩凤。

彩凤 (学他) 哎呀！真宝。

真宝 你上哪里去了，真把人急死了。

彩凤 你急！你急我比你还急哩！

真宝 是啊，这样大事谁能不急……

彩凤 哼！厚脸皮，不害羞，还好意思说哩，把我都忙坏了。

真宝 你说啥？

彩凤 我说咱俩的事。

真宝 咱俩的事？

彩凤 你看！(唱)

眼看就到那一天，

婚事还没办齐全。

谁知你成天忙的啥，

也不来俺家照照面，

才进城买了七尺布，

准备做个花布衫。

结婚典礼穿上它，

为的是不丢你的脸。

真宝 哎呀！(唱)

我找你不是为这事，

这本是小事情何必麻烦。

彩凤 啊！（唱）

一辈子大事你看得轻，

不知你长的啥心肝。

真宝 你看你，我找你不是为这事。

彩凤 这事还不重要，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嘟哝。）

真宝 我找你是为摩天岭水库的事。（唱）

一声春雷响连天，

跃进的洪流谁能拦，

为把水库快修好，

吴书记会上做动员。

大家干劲鼓的足，

二队和咱来挑战。

咱队要开应战会，

你不来参加为哪般。

彩凤 （唱）要修水库只管修，

何必噜嗦找麻烦。

真宝 （唱）两队挑战比干劲，

力争上游不怠慢，

有决心白天挖黑夜干，

不挖好水库不下山。

要叫高山低下头，

要叫龙王听使唤。

- 彩 凤(唱)你要干来我也干，
不能落到你后边。
那就叫他們开吧，走，快到咱家商量商量咱的事
去。
- 真 宝 啥？叫他們开，你是組長你不去，我具队长我
也不去，这还开啥应战会。
- 彩 凤 就不开会我也不会落后，干就干吧！
- 真 宝 那也得說說咋干。
- 彩 凤 一鍬一鍬的挖，一筐一筐的抬。
- 真 宝 你是咋啦？
- 彩 凤 我知道你咋啦！
- 真 宝 你咋对工作这么冷淡？
- 彩 凤 你咋对咱的事这么冷淡？
- 真 宝 我不能为着自己的事而不管整个工作。
- 彩 凤 工作是工作，一辈子的事也不能不管。
- 真 宝 这得連明搭夜的干；这是紧急任务，不开个会
拖拖拉拉哪行！
- 彩 凤 連明搭夜！（不高兴）那咱的事又得推迟。
- 真 宝 推迟也不行。大跃进哩，任务接任务，还能闲
着，我看……
- 彩 凤 咋着吧？
- 真 宝 找个休息时间，馬馬虎虎办办，凑合算啦……
- 彩 凤 你说啥？現在时光好过啦。不是鍋子滾了沒有
米，也沒有叫你住破庙，不知你整天忙啥，一辈子

的事也馬馬虎虎，湊湊合合，大概我还指望你掙金子养活我哩！

真 宝 算啦，算啦。看你說啦个啥？走走，开会去。

彩 凤 不給我說清我就不去，誰願意去誰去。

真 宝 你……

彩 凤 我！（不示弱。）

真 宝 （命令口吻）組長同志，現在我正式通知你馬上去开会。

彩 凤 知道啦——队长同志！

真宝急下。

彩 凤 官架子不小，光在我跟前发脾气当不了啥。不对，他最近有点不对。（唱）

結婚的事早該办，
他推三阻四为哪般，
莫非他已变了心，
莫非他把我多嫌，
左猜右猜猜不透，
心中焦急似油煎。

彩鳳呆立，看手中的花布，花布从手中滑到地上；布的一头仍抓在手里。淑英上，以为彩鳳在試看花布的顏色。

淑 英 哟！新媳妇別比啦，够漂亮啦！

彩 凤 淑英，死丫头，死丫头。

淑 英 怪不得人家都叫你凤凰，穿上这身衣服比凤凰还得漂亮！

彩凤 凤凰，凤凰，这还能有啥用？我是个死凤凰。
淑英 走吧，走吧！去开会去吧！一到会場見了真宝
哥就成了活凤凰啦！走吧，走吧，人家开会的等急
啦！

彩凤 唉！

淑英拖着她的花布把她拖下去。

第二场

时 间：当天晚上。

地 点：彩鳳的家里。

幕啓，彩鳳从外面进来，把花布掉在桌子上。

彩凤（唱）冒失鬼，楞头青，
怎不叫人把气生。

唉！（无精打彩地点上灯，唱）

一盞孤灯半屋明，

思思想想恼心中。

水庫要修上摩天岭，

二队挑战俺签应。

提的条件不简单，

爭取两月就完工。

俺队开会来应战，

真宝說一月要完成，

我說兩月就太少，
一月怕是不能行，
雖說現在大躍進，
冒冒失失也不中，
誰知真寶發脾氣，
同着大家把我批評。
開口就說俺保守，
閉口說俺思想不通，
帽子扣了一大堆，
伸着脖子把眼瞪——眼珠子瞪的象茶盅。
俺本來為了叫他好，
怕是任務完不成，
好心落了个驢肝肺，
平白無故找氣生。
俺不好你就別理俺，
今后別來俺家中；
話兒雖然這樣說，
心里想丢开他万万不能。

內鐘聲。淑英上。

淑英（唱）月到十五分外明，
夜晚走路有了燈，
开会的鐘声响不斷，
群众們彻夜不眠鬧哄哄。
方才开罢應戰會，

凤凰的思想沒打通，
俺队长把她来批评，
两个人一对把悶气生。
老支書叫我到她家，
解释安慰話講明。
迈步走进房門內，
哟！为啥低头直发楞。

凤凰，吃罢飯啦嗎？

彩 凤 不用吃啦！气也气飽啦！

淑 英 哟！您这是誰和誰呀！值得气成这个样？（唱）
您俩这是狗皮袜子沒反正，
水桶离不开轆轤繩。
你是他的第二个扣儿，
他是你的庆頂頂；
又是咱的队领导，
不能这样記心中，
队长为的叫你好，
为了跃进爭先鋒。

彩 凤 （唱）工作积极当然好，
脱离实际也不中，
他也不是为工作，
私人成見把我整，
早知道他把我多嫌，
我何必对他痴心痴意太鍾情。

淑英 喲! (唱)

真是小葱孔麻菜，

把把装的齐整整。

誰不知你俩感情好，

这事叫我也难說清。

不过是，会上怪他說話快，

也怪你沒勇气，不把态度来表明。

彩凤 (唱) 倏落后那能比了你，

冒冒失失劲头紅，

工作困难不想想，

嘛嘛大意爭先鋒。

淑英 彩凤姐，你咋淨說这话?

彩凤 落后分子就得說落后話。

淑英 我的小組長，你要落后能當組長? 姐姐把肚子
气破了，真宝哥哥就要埋怨我啦!

彩凤 (被她逼笑了) 巧咀八哥!

满姐 (内喊) 淑英，淑英! (上。)

淑英 来吧! 喊啥喊啥!

彩凤 看吧! 梁山伯离不开祝英台，一个前边走，一
个后边跟。

淑英 喊啥，只怕我丢了，你又不是小孩，整天跟着
我……

满姐 你看看，我又不对了……

淑英 对，对! 别囉嗦啦，快說吧!

滿 姪 人家還沒說，你一吵就把我吵胡涂了。

淑 英 哎呀，快說吧，急死人了。

滿 姪 刚才不是开过会了——

淑 英 誰不知道开过会了，快說！

滿 姪 (唱) 刚才开会来应战，

 队长和組長鬧意見。

 你叫我把队长劝回去，

 我便和他回东院。

 他到院里不說話，

 低着头儿把活干。

 伸手拿起一把刀……

彩 凤 (吃驚地) 啊？

淑 英 什么？

滿 姪 (唱) 找了根枣木棍按鐵鍬，

 低着头儿使劲砍。

彩鳳松了一口气。

淑 英 你这人，我不是叫你劝劝他，你来找我干啥？

滿 姪 真宝哥要是給別人吵几句咀，停一会就找人家說話去了，今天給彩鳳吵了，他心里不是味，低着头兒說：“唉，跃进哩，她成了这样！”

彩 凤 (象冤屈似的) 哎呀！

滿 姪 我想劝劝他，我又不会說，就找你来了。

淑 英 你是个属鷄蛋的？就沒长着咀！

滿 姪 我咋沒长着咀。

漱英 那就快去劝劝他吧！大跃进哩，你这个說話也得跃进跃进。

满姐 行！

漱英 你咋还不走？

满姐 我系上鞋带。

漱英 哎呀，哎呀，满姐，满姐！你成了个老慢牛了，你就不能变成拖拉机。

满姐 我就走嘛！

漱英 快走！（推满姐下）真是……

彩凤 不知你俩咋搞的对象？

漱英 他这个人就是有点好，老实头儿，干活有个耐性，有个犟劲，不干完就不休息。只要是庄稼活，不管那一样，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又能写又能算……

彩凤 听吧：“小二姐誇夫”，鬼（誇耀的意思）男人哩！

漱英 他有个缺点，就是性儿太慢了。那回社里叫他到城里买肥田粉，我说：“快走吧，别误了车！”人家说：“慌啥哩，还早哩！”我整撞了五遍才把他撞走，停了好一会，又慢吞吞的回来啦。我说：“你咋没走！”他就这样：“嘻嘻，火车开啦！”你说能不叫人气死，气得我哭了一个晚上。他这个缺点，要是在从前就算不了什么，老好人！可是现在，大跃进哩，谁不是生龙活虎的，他这个慢劲怎么能赶上形势。我就狠狠地给他說：“你再慢慢吞